

从登记册中的“弃婴”，到发现自己在越南有一大家子亲人，图伊的人生经历离奇又复杂。出生于越战时期的他，上世纪70年代被一对美国夫妇收养。长大后，他回“故乡”旅游，却意外发现自己的亲生父母还活着。这些年来，他与父母相认，陪母亲在越南生活。



在和养父托马斯(左一)、生母阮蒂贝(中)、亲生姐姐的合照中，图伊(前)笑得很开心。

图伊寻亲记

越战中被美国夫妇收养的他， 在越南和菲律宾找到了亲生父母

本报记者 王晓莹 编译

原以为自己是孤儿

图伊不知道他具体出生在哪一年，或许是1970年，也可能是1971年。他的出生地是一个叫沙沥的小地方，位于越南南部的湄公河三角洲。出生七天后，他被当地的教堂收养，那里相当于一个孤儿院，图伊被登记为“遗弃”，他的父母一栏写着“未知”。

孤儿院条件不好，图伊在一岁那年喝了被污染的水，病毒感染了他的腿部肌肉，导致下肢发育不良。到了三岁，他被送到胡志明市一家设施较好的孤儿院，由于特殊的身体状况，图伊很快出现在可供收养的名单上。

在几公里外的美国，一对夫妇正准备收养一名来自亚洲的孩子：他们就是图伊未来的养父托马斯·罗宾和克莉丝汀。罗宾夫妇有一个自己的亲生孩子，但他们愿意收养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孩子。

“图伊在资料中是个‘弃婴’，自他到孤儿院后，没人来看过他。”克莉丝汀说，“我们收养他时，他就三岁左右。”

第一次回到“故乡”

1974年秋天，图伊跟着养父母来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成了罗宾家收养的第三个孩子。他在美国长大，腿部经历了多次手术，最终能借助拐杖和支架行走。

在学业上，图伊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好学生，他很聪明，但成绩一般。毕业后，他也没什么明确的人生目标。1991年，他和养母克莉丝汀回了一趟越南，尽管养父母从未向图伊隐藏他的身世，但这还是他第一次回到“故乡”。

“这种感觉难以形容，但就像回家一样，在下飞机前，我还没什么想法；一着陆，所有的感情涌上心头。”图伊说。但当时越南对外国游客仍有限制，他和养母没能回沙沥看一眼。

这次旅途打开了图伊的另一扇大门：他开始学习越南文化，在美国结识了一些身世与他相似的朋友。1993年，他的一个朋友回越南结婚，图伊应邀去越南住了三个月，这次他如愿以偿，回到了他在沙沥呆过的第一个孤儿院。

“我本来想回去感谢一下那里的修女。而且对我来说，看到沙沥的居民，就像看到了家人一样。”图伊说。但他没想到，当初帮他登记入册的修女还活着，他看到了自己的第一手资料：一张他婴儿时代的黑白照片，下面还写着他的越南名字“阮国兑”，最后一个词就是他用的英文名字“Tuy”。

胎记让他和生母相认

图伊到沙沥的消息传遍了这个小地方，一个比图伊大几岁的女人认出了他——当年在孤儿院里，一般都是大孩子照顾小孩子，这个叫潘的女人到她7岁时照顾过图伊。更让人惊喜的是，潘说，她还记得图伊的生母是谁！

得知这个消息，图伊整个人都呆住了。等待生母前来的时间里，图伊思绪联翩：“她是谁，做什么的，当初为什么抛弃我？我该怎么向她证明我是她的儿子？她会不会利用我？如果这样的话，我该怎么办？”

午饭过后，几个人来到了教堂。一个女人走上前来，伸手拨开图伊后脑勺的头发——图伊明白发生了什么：“我那里有个胎记，所以我一直留长发盖着它。”

看到胎记，女人抓着图伊的胳膊：“这是我的儿子！”

图伊不懂越南语，朋友把这句话翻译给他，“那一瞬间，所有的疑虑都解开了，她向我证明，她就是我的妈妈，我就是她的儿子！”

母子两人涕泪交加。当年，母亲阮蒂贝生下图伊时得了重病，她怕自己死去，也没法照顾这个孩子，只得把他送到教堂。等她病好后想找回孩子时，却被告知无法要回了。越战结束后，她更是彻底丧失了找

回儿子的希望。没想到，20多年后，儿子居然自己回来了。

婚礼邀请了三国亲人

在不太顺畅的交流中，图伊向母亲问起他的生父是谁。母亲阮蒂贝说，他的父亲是个菲律宾人，还给了图伊一个地址和一个名字：费达雷昂·桑切斯，住在卡兰巴。

1994年，图伊来到菲律宾卡兰巴，向当地警察求助。卡兰巴当时有20多万人口，他本来没抱太大希望，但就在他准备回美国的前几天，一名警察找到了图伊的父亲。

原来，图伊的生父名叫潘达雷昂·曼斯，与阮蒂贝提供的名字差了几个字母。他那时已经65岁了，越战期间，他曾在越南呆过。

图伊当时正住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第二天，潘达雷昂来到马尼拉与图伊见面。这次经历与寻母那次完全不同，图伊镇定了许多。见面后，所有的信息都对得上，图伊相信自己找到了生父。

多年过去，潘达雷昂也已结婚生子。在卡兰巴，图伊见到了他同父异母的两个姐妹，大家共同庆祝了一番。“两天后，父亲和他的孩子们到机场送我。我感觉人生充满了变化，原来我有这么多的选择。”

曾以为自己是孤儿的图伊，原来拥有一个大家庭：在越南，他有个同父同母的亲生姐姐，还有5个同母异父的兄弟姐妹；在菲律宾，他有2个同父异母的姐妹；在美国，他还有养父母和3个兄弟姐妹。

2016年，图伊和越南姑娘卡蒂结婚，婚礼上，他完成一大人生心愿：他邀请了美国、越南、菲律宾三国的亲人参加，举办了一次盛大的家族聚会。

如今，开着珠宝设计公司的图伊与母亲住在胡志明市。前不久，他和在越南的家人聚会了一次，谈到全家多年来的故事，很多人流泪了，那是经历过历史、战争与寻亲的、带着欢乐的泪水。

私人博物馆背后的 低调富豪夫妇

本报记者 王晓莹
特约撰稿 高子明 编译

很多富人都喜欢艺术，在美国，建立私人博物馆已成为传统的一部分。在华盛顿的马里兰州郊区，就有一座独具特色的私人艺术博物馆——格伦斯通博物馆。与其他博物馆相比，这家博物馆收藏的艺术品除了历史上的名家之作外，还包括多名当代艺术家的作品。目前，该馆藏藏品达1300多件，包括许多美洲和欧洲的当代艺术品。近期，博物馆在原有的基础上加以扩建，增加50000平方英尺的展厅，并计划于今年10月4日向公众开放其主体部分。

这一扩建耗资约2亿美元，博物馆背后的主人财力之雄厚可想而知，然而，他们却很少在媒体上抛头露面。此次妻子艾米莉说服了丈夫米切尔·拉尔斯，他们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讲述了两人博物馆的渊源。

米切尔·拉尔斯今年62岁，他的妻子艾米莉42岁，是博物馆的馆长。两人正是因为对艺术的共同爱好而走到一起的，2008年结为伉俪。

在福布斯排行榜上，米切尔的身家为40亿美元，这次他愿意拿出2亿美元扩建博物馆，也是源于夫妻俩对艺术的热爱。他们认为，现在很多博物馆都想方设法投世人所好，华而不实，而他们对自己博物馆的定位则是把它建成能让子孙后代了解当今世界的博物馆杰作。

米切尔说，他希望当自己离开这个世界时，可以给子孙后代留下有意义的东西；或者说，就是把自己通过好运挣来的钱投入到其他事业中。这种理念与米切尔从父亲那里接受的教育有关。他的父亲没上过大学，在经商上却很有一套，他白手起家成立了建筑公司，发迹后创建基金会，投身慈善，将数千万美元捐赠于医院项目、旨在帮助弱势儿童的学校及癌症研究。可对



米切尔和艾米莉夫妇在雕塑家马丁·普利尔的一幅作品前。

自己的子女，他连一分钱都没留下。不过，米切尔提到，在他和哥哥准备走父亲的老路自主创业时，父亲应该在暗中帮助过他们——兄弟俩从银行获得了100万美元的贷款，拿到了生意的启动资金。

艾米莉则来自一个中国移民家庭，她从小成绩优异，1994年考入韦尔斯利女子学院，主修国际关系。在课余时间，她经常参加现代艺术课，还辅修了中国研究与艺术史，在博物馆实习，与现代艺术和博物馆结下了不解之缘。

2003年起，艾米莉经常与朋友组织艺术展，虽然这非但不盈利，反而需要她自己贴钱，但她乐此不疲。她给美国雕塑家亚历山大·考德尔的孙子、考德尔基金会主席罗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罗尔便介绍她与自己朋友米切尔认识。

有趣的是，两人的第一次“约会”竟然是场面试，米切尔邀请她来为自己工作。艾米莉思考了很久，最终答应了。“当时我的母亲和朋友都有顾虑：一个不到30岁的女人，辞职后为一个离异富豪工作，这怎么都让人觉得不舒服吧？”她说，“但我不是那种一心只想找结婚对象的女人，我对自己的职业是很严肃认真的。我想通过工作证明自己的价值，我不是谁的附属。”

格伦斯通博物馆让艾米莉得到了施展才能的机会，现在这对夫妇除了收藏艺术品，还在一定程度上为艺术专业培养人才。大多数私人博物馆都不配备专业讲解员，但在格伦斯通，这对富翁夫妇设立了“新兴专业人才计划”。他们从新毕业的大学生中选出一批人，对他们进行为期两年的带薪培训，目的是帮助那些才华横溢并志于成为博物馆馆长的年轻人摆脱经济负担，掌握专业知识，顺利完成他们的学业。受益的年轻人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但他们都熟知格伦斯通博物馆的运营理念，那就是努力以最好的方式加深参观者对艺术品的了解。